

人間譚

「請不要遺失弄壞我，不要輕易弄壞遺失我們的愛，不要離棄你自己。」

※

反覆翻讀著陳雪《附魔者》中，喜歡的句子所在的段落；躺在紫的床上，我用攤開的書覆蓋整張臉，配上紅色書腰和灰白色封面，像搖搖晃晃、積了雪隨時要覆落的瓦當。在被絕望和厭世感折磨到快斷氣的那陣子，我在書店望見架上這本，看了它的書封文字，感覺一陣眼眶濕濡，立刻就把它買下來，並珍而重之地收藏好，如果對象不是紫，我根本捨不得把這本書借給別人。

此時，紫正背對我敲打鍵盤，不知道正和誰隔著網路聊天；紫是個相當奇怪的人，有張白皙的鵝蛋臉，非常好聊兼好混熟，常被人說像兔子或綿羊，但她其實有雙豹眼，直勾勾看著一個物件時眼神會漸漸溢出殺氣，不知道怎麼會被誤認成草食動物，但和她認識久了，又覺得她像狗又像雛狐，根本集全了犬科動物的習性，一旦馴養了她，此後就一直跟著你走了。

她養的小母虎斑貓，Meme，在一旁晃來晃去，繞著臥房隨處亂走，不時站起來用爪子刮刮貓抓板，發出「吱吱吡吡」的鉤撕聲響。

「所以妳現在要怎麼辦？」

「我不分手。」她說。

「就算你們長治久安他也不能一次娶兩個。」

「他是愛我的就好，只是多出來一個人而已，會習慣的。」

「妳真的有理解我在表達什麼嗎？」

「我是大的。」

紫的同居男友阿蠱劈腿了。幾個月前，阿蠱當著她的面把新女友帶回家，要求一起組成三人世界。紫同意了。現下，這房間屬於三個人，但新人大多住在自己原先的居所，而阿蠱現在正在上班，所以這裡目前就只有我們兩個人，有什麼話都可以直接說出來。

此刻的紫，大概比三個月前瘦了近十公斤吧，減下的體重都變成金屬線圈，從體內深處自她嘴裡不斷伸出抽長，像是一條單向迴路，自口頰至腳踝纏圍著她，像是她反覆自我詰問復自我說服再自我詰問的單調循環，彷彿一邊拿自己的頭撞牆一邊問自己究竟為什麼會困在這裡一樣。這情況持續很久了，我只能保持沉默或淡漠。

轉頭往 Meme 所在的方向看過去，她在暴衝，突然加速飛撲又急煞車大轉彎，繞著室內不停地狂奔，但並沒見到她在追逐任何具體的物體如蟲子之類；如果不是體力過剩就是見鬼了，我想。阿蠱不讓 Meme 接近床，所以她奔跑的時候

總會繞開那靠牆的床位及其周邊，以至於看起來像是用身體重複畫著一個中文字：凹。

她繞到紫的身邊，紫伸出手來揉摸她的頭、搔她長了厚厚一層絨毛墊似的的下巴；她享受了一會紫的撫捏，突然，無預警地張大嘴巴、亮出牙齒來咬紫的手，紫把手抽開，她轉了個身，復又撲上來作勢要抓咬紫的手臂，好像那不是飼主而是仇家，或是可供撲殺的活體獵物。紫的表情淡定，一點都不介意。

「妳太寵她了。」

「無所謂，這是我女兒，放縱一點不要緊，我就喜歡看她這樣。」

「我真害怕去想妳以後如果孩子會是怎樣的媽媽。」

說時遲那時快，Meme 湊近我身邊，露出好奇的表情，先是蹭了我幾下，讓我感覺受寵若驚，心想這兇妮子平常對我那麼壞，今天卻這樣親切——不過，我早該想到世上沒這麼便宜的事，她忽然一臉純真地伸出爪子，穿過我運動長褲的纖維，觸到我皮膚而且我知道她馬上就要抓下去——我的腿被當貓抓板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能，我開始像空襲警報器一般放聲尖叫——紫飛身撲過來，一把將貓抱走，像用水桶潑水一樣把她倒到別的角度。Meme 完美落地一如體操皇后。

※

「我覺得自己好可怕喔，我以前曾經想過，如果他死掉，那我也不要活了，如果可以，要拿我的命去換他的也完全沒問題，可是現在這種情況……我竟然冒出了一個想法：如果他今天是出意外死掉就好了，總好過出軌去愛上別人。」紫這樣告訴我。

在某一個屬於三人的夜晚，她洗完澡，頂著溼漉漉的頭髮回到房間，發現阿蠱和新女友已經在床上做了起來，床邊的電腦正播放著助興用的 A 片，不過現在自然沒在看了。她默默在電腦前坐下來，面前螢幕裡有兩女一男，此刻正好播到兩個女演員正一起趴在男演員胯下進行冗長口交的段落：兩女露出刻意的爭先恐後貪婪表情，伸著臉和舌頭，一人一側擺動頭部吸吮男人的陰莖，而半勃起、看來依然頗為疲軟的男人形容愉悅，居高臨下地俯視兩女的頭顱與動作；之後，在男人的指揮下，兩個女人開始接起吻來，並相互舔吻對方的陰部，男人則在一旁不斷發出鼓勵和讚賞的外文短語並自我套弄起來，看來他真正的興奮是打這裡開始的。

當男人和其中那個豐乳肥臀的女人進入主戲，把另一個體型較嬌小的女人晾在一邊時，她忽然抬臉定定看著鏡頭，那是紫她的臉，一瞬間像是瞪視著螢幕外的三人。順著影片方框中女人的視線，她往後看了床上那二人，男人非常專注地盯著身下的女人，女人則閉著眼睛，根本沒在管四周發生什麼事；此刻她想起來，即使是一對一地進入自己身體之時，他的雙眼也都是直視著那個她，而不是她，這令是她最最憂傷的事情。

※

在這房間裡，我還見過一個不屬於此處的秘密外來客，叫阿震，是紫的多年好友。他近來生活不順，女友甩了他，新工作也作得不愉快，大概想找個人互相安慰吧，這陣子和紫聯絡的次數，竟比過往幾年都多。

那天，我一時感覺憂鬱，便不自覺移動到了紫住處的門口，打手機給她，說「我在門外」，她馬上從門裡探出頭來，一邊用吃驚的表情嗔怪我又把自己弄得血色全無了，一邊把我拉進門來，當時她和阿震才剛吃完一桌她特地煮的菜；現時，她任憑阿震坐在一旁，用沒受傷的右手和 Meme 玩耍——他前不久在這附近，被路邊傾垮的、無人看顧的木架砸傷左手，是紫先包紮過再送他去醫院的，而我有些不平：Meme 竟然都不咬他。

實際上，我不喜歡也不太想認識阿震，他身上有一股生活失意太久的人會不自覺散發出的氣息，譬如：精神層次低迷、身上彷彿有一層洗不乾淨的污垢，以及某種我無法準確形容的腥騷味等等。

紫掏出一副塔羅牌，眯著眼對我說：「要問嗎？」

「我不相信這個。」我搖搖頭：「而且已經知道結局的事沒必要問。」

「親愛的，你的問題就是太有原則、太固執，也太不相信人了。」她把手放在那厚厚一疊牌卡上，定定看著我，眼神卻充滿了煙波水霧般的同情。

※

紫到遠地辦事，帶上心情也差了很久的我一起去，預計正事結束後我們可以在當地逛遊一下。才剛在旅館放下行李，外頭便下起傾盆大雨，原本打算吃完晚餐後出外走走的計畫只得取消。紫拿出筆電，坐在書桌前和阿蠱用臉書聊天。「你們之間真是意外地和平」，我丟下這句話，就掏出自己的書，坐在床上讀了起來。

夜愈深，雨愈大，悲傷隨著夜闇如雨水滲入牆壁裂縫般深深侵蝕進我心中，很快地，我再也讀不下任何一行字；或許是人在外地，頭腦和種種顧慮都鬆開了，我腦子裡冒出且只餘一個想法：只要可以不要那麼難受的話，誰都好，誰來幫我都可以，只要暫時的就行了。

「吶。」我說。

「怎麼了？」

「我好寂寞。」

她放下筆電，坐到床沿來：「需要安慰嗎？」

「好。」

她靠了過來。

「我覺得自己突然能瞭解你的感受了。」

「沒關係。」她微笑。

她把身上的衣物一件件脫下，直到幾近全裸，只剩一條墨綠色半透明蕾絲內

褲，內裡的毛髮隱隱若現。我把外衣除下後便不再繼續脫，留下胸前的小可愛和熱褲，有點緊繃地躺在床上任她擺布。她親吻我的臉頰、頸項和耳朵，因體貼我而避開了嘴唇，手指在我身上輕輕游移，長髮的末梢不時搔過我的體膚，帶來微妙的，癢；我擁抱著她，摩娑她的肩膀和後背，感到頭腦逐漸升空，知覺卻不從屬於快感或舒服等區塊，反而像闖入不見五指的雲層；摟住紫柔軟的、典型的女性特徵，我卻逐漸陷入迷茫和虛無，並且不斷想到一件事：如果這背脊四周並非凹陷的奶與蜜，而是硬質隆起的骨盤叢林，不知該有多好。此時，我一直想起想戀而不能的、那男人的臉。

還有曾在我眼前伸出的、掌紋分明如鑿刻的寬大手掌。

人在異地的午夜旅館裡，與身下的床、懷裡的人以及肉身慾求都無關的感官記憶，源源不絕地從宛如鉛塊般徐徐下沉的身軀深處湧現出來，像是深夜甦醒，夾在眠夢和現實之間驀然感覺和身處的世界隔了一個次元，一切都變得陌生、抽象、難以理解，彷彿這身體不是我的，連所屬性別都變得不是很確定，而此時此刻正趴在我身上的女人看來也與我素不相識。

紫大概看我反應有異，問我：「覺得如何？」我說：「等一下。抱我，保持這樣，然後，等一下。」她靜靜地伏在我身上。過了幾分鐘，我睜開眼，頗為用力地把她推開，一臉死人相地坐上床沿：「我確定我是個異性戀沒錯了。」

這時，紫用力拍手並爆出一連串大笑：「我就知道結果會是這樣！」於是連衣服也沒穿，就維持上空的狀態，蹦蹦跳跳地跑回筆電前和阿蠱通訊了。

聊到一半，她突然轉頭對躺回床上看天花板發呆的我，笑嘻嘻地說：「對了，妳有沒有興趣看看我的……」

「沒有。」我用半秒的時間說完這兩個字。

※

不很意外地，不久之後，那三人世界就有了異變，起因是阿蠱要和她分手但不分離，讓新女友當檯面上那個「大的」，其他方面一概不變；紫說「這超過我的底線了」，要跟他分手，他便火速跑去買了訂婚戒指，上面有很小、很小，彷彿碎鑽的一顆鑽石，並向她下跪求婚，說這只是暫時的，但他自己現在兩邊都捨不得，他也很痛苦，但給他一些時間他就會解決問題。

「我是愛著妳的。」

紫哭著，接受了戒指和他的說法。十小時後，新女友打電話來，要他立刻到她的身邊來；紫緊抓著他，不肯放手：「你不能在這種時候離開我身邊！不能是現在！這點要求都不能答應我嗎？我是不是你的未婚妻？」「我反悔可以吧？」他揚長而去，丟下她孤身一人。此刻，她覺得自己像是個腦漿流光的笨蛋。

她和認識了幾年的網友們，一男一女，一起約好到他們居住的城市去開房間，再不這麼做，她就只有兩條路走，一是發瘋，二是自殺。那天，紫的女性網友失約了，只剩男網友一人出現；他並不急著進旅館，而是陪她聊天，聽她說話，

帶她遊遍大半個城市，當我知道這個男人時，他已和紫在一起了。然而，紫還沒有和阿蠱完全分乾淨，因此呈現一群人拉拉扯扯的狀態。我說他們是在開血肉同樂會。

阿蠱行為愈來愈趨向自殘和偏鋒，在一次爭執過後，他在紫的面前把自己的手指骨打到脫臼。我告訴紫：再不趕快離開，這次他打斷的是自己的手骨，接下來就會變成她的手骨，再之後就是她的大腿骨。

紫找好了房子和新工作，再度提出分手，並馬上帶著貓搬到外地。果不其然，過沒多久，阿蠱又把她半哄半威脅地叫回他住處，並對紫大聲咆哮，要她立刻退掉新房間跟新工作，搬回來跟自己復合，而且還把話扯到我身上來：「我知道朱青這個賤女人都在挑撥妳跟我分手，我要她當面來跟我下跪道歉。」

紫沒復合也沒搬回去，因為有節先生——就是那男網友攔著，我則是害怕阿蠱會像新聞報導中常出現的社會案件那樣，衝到我學校來捅我幾刀或潑我硫酸，便課也不上地逃回台灣最南端的老家，足足躲了兩個禮拜。

我半夜傳臉書訊息給紫，告訴她：「我已經可以預見你們還會再繼續糾纏下去，妳如果要和他復合就去吧，同時告訴他我們已經絕交，這樣妳可以跟他交待輸誠，我也不必去跟他道歉了，以後只要偶爾讓我知道妳還活著，沒有缺手缺腳就好，平常不要聯絡，也不算朋友。」隔天一大清早，我還在床上熟睡之時，紫打了電話過來，說一大堆話，但大多都難以辨識。

她在哭，很慘烈的那種。

「我知道你們說的我都做不到，可是其他人說的，我根本不會聽進去，聽過就算了，可是只有妳，雖然妳說的我做不到，可是我會聽進去，我會聽，只有妳是這樣！不要這樣對我！不要連妳都離開我！」她持續哭號。我躺在床上，半夢半醒但是握著手機流手汗，感覺極為不妙卻又好像在作夢一樣，滿腦子只有：「怎麼辦，我弄哭女孩子了，怎麼辦？」

但我知道，我又無法丟下她不管了。

在少數某些時刻，我非常羨慕她。

※

節先生的身分和生活方式，由紫的口中清楚說出之時，我覺得自己像是動畫人物，臉歪到一邊去，同一邊的眉毛不停在抽抖。

紫說，多人性愛對他而言只是偶一為之，實際上，他比較常做的是開「中途之家」：給感情受挫，個人情感、肉體空洞和自我認同都亟需復健的女孩子，按照她們的個人需求，盡力給予不同的安慰，但是關係一開始就說清楚，也不束縛住她們，甚至會鼓勵她們多多走出去交新男友、打扮自己，有問題也可以找他當軍師；她們之中有很多人，在遇見他不久後就交了新男友，也有好幾個已經結了婚，彼此不再聯絡，但是聽說日子過得相當平靜美滿，彼此皆大歡喜。至於他自己，則有了交往十年的女友，已經訂婚，兩家人都很熟也很確定了，但是他始終

以事業發展為由，一再拖延完婚日期，因為：「其實無法下定決心娶她，但也沒辦法處理這麼複雜的人際網路，畢竟和準岳家一直都有投資上的往來，無論人情和金錢，對節來說都是很大的問題。」

我翻了個白眼給她看。

在往後幾個月間，我斷斷續續從紫的口裡聽到：節先生說希望認真交往，他是真的喜歡上了她；他承諾不再開中途之家，也不再參與多人性愛；他需要一些時間，現在還無法跟未婚妻與雙方家人攤牌，如果她覺得感情沒前途要分手也可以，他甚至鼓勵她這樣做。

「『只要知道我是愛妳的就好。』」紫轉述道。

「一個男人要是真的非常愛妳，會捨得委屈妳這麼久？真要愛的話，就算是已婚有小孩也會儘快處理完，然後好好跟妳在一起的。他不會分手，你們就只有這樣了，妳對他來說就只是個逃避壓力的出口而已，或是消遣用的小馬子。」

「不要這樣批判他，這種事情很麻煩，也不是說斷就能斷。」

「妳還在幫他找藉口。」

然而，紫和那個壯年男人在一起之後，確實變得開心很多，談吐和外貌也漸漸比之前成熟了些，與和阿蠱交往的那些年很不一樣，又大概因為常常被男人讚美和雕琢的關係，好像，也更有自信了，工作也順利得多。

這對她而言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已經完全搞不清楚了。

※

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時刻。為著一個人開心，感覺自己變得堅強，希望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好、更成熟圓融，有時也過於提早地想像起兩人未來的路該往哪個方向走。

四個月前的某夜，他牽著我的手走過一座有著橘黃燈火的橋時，沒有望向我，但聲音有點高揚且促澀地，突然說起關於他妻子曾如何與他爭吵，又是如何相互約定限時分居的現況，還有，生活很難、很難。

我靜靜聽著這些第一次聞見的事情，手漸漸鬆開，滑出他寬大溫暖、紋路分明，現正微微溼著汗的掌心。

他幾乎將手臂往我的方向伸出，但又朝反方向彎曲回去，最後什麼都沒有。最後什麼都沒有，在穿越過這座橋之後。

※

Meme 結紮後戴上了維多利亞頸圈，那種避免寵物在手術後抓舔自己傷口導致感染的喇叭狀護套，這讓野慣了的 Meme 顯得非常焦躁易怒，視線不佳加上身體又痛又癢，所有暴衝和攻擊的欲望都被壓抑在身體裡面，心情顯然很糟。不過，焦慮的不只是她的貓女兒，她看起來比當事貓更加不安。

「我女兒發情的時候，不是會喵喵叫嗎？她看起來從來沒有這麼不舒服過，而且重點是，她那邊會自動分泌透明的液體，不擦就會流下來，可我拿衛生紙去擦的時候，她會全身扭起來，但是又不敢亂動，而且發出很媚的叫聲，很明顯她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可是被碰到時覺得既舒服又難過……看到她這樣，我整個人都坐立難安了，因為我不想讓我女兒知道這方面的事情。」紫說。

「妳這樣公平嗎？而且妳說這話格外沒有說服力喔。」我瞄紫一眼。

「我還是覺得她什麼都不知道比較好，而且我不要她被外面的公野貓欺負，這是保護她。」然後陷入漫長的沉思。

我看看紫新房間的布簾式衣櫃，那下擺已然變成一條條塑膠纖維流蘇，不用問也知道是 Meme 抓的，現在沒人管她，她就被放任得更狂野、嬌縱了，愛抓什麼就抓什麼，恐怕一輩子都要和規矩與自制無緣。我的《附魔者》還好好地待在書架上，而她對書架是沒有興趣的，幸好。

過了好半晌，紫開了口：「幫我把抽屜裡的罐罐拿出來好嗎？不是上面那個，是下面——噢，妳打開了。」我拉開木質雙層抽屜的上層，看見裡面有非常大罐、淡黃色的半透明稠狀液體，一條拖把式多尾鞭，兩捆童軍繩……等等。我面無表情，「砰」地一聲用力把抽屜關上。

「妳可以拿出來看啊，只是不要把那大罐的當成髮膠或護手液倒出來……」

「我知道啦，又不是在演《哈拉瑪莉》。」

那天就在我一直覺得被性騷擾了的狀態下結束。離開她家準備去搭客運，臨別之時，紫蹲在地上撫摸貓的背，突然像是福至心靈一般，睜大眼睛、一臉純真地抬頭問了我一句話。

「妳到底什麼時候要對自己誠實一點呢？」

※

在少數某些時刻，我非常羨慕她。

深夜，我孤單一人抱著馬桶死命乾嘔，想要把自己身體內部看不見的東西全擠出來，但盒裝鏡塊般大小的水面上，什麼都沒有，甚至照不出我的臉孔。此時此刻，我的下半身卻依然如有燃燒的火種，但我知道，沒有人可以得到我的允許，去真正撲滅它，即使是它的引信也不行。

我想死去。

而我想像紫在男人的懷抱裡，白皙的身軀宛如一顆易碎的種子，然而，當她翻身坐上男人的肚腹，旋即生長出柔曲的根莖，小心翼翼地以男人的肉體為支撐，漸漸感到綻破、舒展，羞赧而開放著，旖旎一如妖異的珍卉。

她是被愛的，她是被深深愛著的，她這樣不斷對自己傾說，她因此開出巨大、完整的花來，那花色純白，內裡無人碰觸過的花心探出花瓣，顫顫巍巍向天空抽長，袒露、誠實、毫無保留，彷彿擁有全世界的美、希望與力量。在她的遠方，有另外一朵花，看似與她無關但根極確實地相連著，朝向一個方向相反、沒有光

的斷崖，既面對著虛空，輪廓也深深吻入闇暗之中，像是生來即為虛影一樣。

※

紫告訴我，她被強暴了，那個人是阿震。

他邀請紫去自己的住處參觀，而紫認為他們都認識那麼久了，也不疑有他，在他的書房看漫畫看得非常專心，完全沒注意到他是何時悄悄接近她身後，並且拎著一捆繩子。放她走之後，他傳了好幾通 Line 過去，說著「我好想妳」、「跟我交往吧，我會只有妳一個人的」，諸如此類。

我對著手機大吼：「快！妳沒洗澡吧？去驗傷還有報警！有朋友就找朋友不然我上來陪妳，一定要告到他脫褲子為止。」

「我已經洗過了。」

「妳是白痴嗎？」

「聽我說，我不打算告他。其實，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因為……雖然一開始是他用強的，可是我到後來也是半推半就的……我當時有在想，節也不能常常陪我……他其實做到一半就鬆綁了，我也沒有抵抗或逃跑，就想說……乾脆做完算了，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告他，我是有責任的。」

「這不是妳的責任好嗎？一開始是他硬來，那就是他的責任，不要往自己身上攬。」

「我現在很有罪惡感，我是說，對節。我會去跟他坦承，他要分手我也沒話說，但是希望除了我自己之外，不要再有任何人事物被追究了。」

「妳瘋了，我長這麼大沒看過妳這種人。」

紫不願意提告，節先生本來打算去找黑道，把他帶到郊外山上私下教訓一番，被紫死命阻止了。過沒幾天，阿震就出了莫名其妙的車禍，被後方突然加速拐彎的小客車擦撞，而肇事者逃之夭夭，根本不知道是誰撞的；阿震受了些輕傷，但主要還是以受驚居多，而人人都知道，這個世界本來就充滿了巧合、無常與意外，跟誰都不直接相干。

※

Meme 過去了，死於大火之中。

紫上班的時候，住所發生了原因不明的火災，Meme 她不知道可以往哪裡逃，也許，在火場中橫衝直撞找生路過，但這房間乃至於這棟公寓，幾乎可說是個封死的空間，她根本沒地方跑，她從未見過的異常高熱，以及燒毀物件傾倒的噪音逐步進逼，使她首次覺得這個小小的、很好理解的世界，原來是一座巨型迷宮，熟悉的，隨時會扭絞成不認識，篤定的，轉眼就發現不安全。循著本能，她躲進溫度較低的浴室裡，瑟縮在其中一個角落發抖，之後便被濃煙嗆昏，接著死去。

紫哭到近乎暈厥。

失火後，她只能暫時寄居在老同學家，等找到新住處後再搬過去——其實也沒有什麼搬不搬的問題了，她全身上下的家當就只剩筆電、包包內裡的什物，以及身上那套衣服而已，頂多再加上從火場撿回來的細碎物件。節先生為了安慰她，快遞了許多裝有被褥、衣物和裝飾品的箱子過來，其中還有一件名牌外套。

「對不起，妳心愛的書沒有燒掉，但是不能讀了，一翻開就會狂噴黑色的煙灰，我會買一本新的賠妳。」紫發訊給我。

「沒關係，不重要了，倒是妳自己要保重。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我原先那本書，它本身對我而言意義重大。」

不久之後，紫把那本煙燻火燎過的《附魔者》寄來我家，還用大號夾鏈袋密封住，看起來就跟從命案現場帶回來的證物一樣；我隔著透明膠膜撫著那再也不堪翻讀的小說，內心充滿了無言以對，直到靈魂的深深深處。

※

凌晨三點，紫在節先生居住地鄰城的旅館裡等他，本來今晚說好要在這裡約會的，但他未婚妻突然來訪，而且現下就睡在他旁邊；他從昨晚十一點開始傳訊息過來，從「她還在」、「她還沒走」一路變成「她睡著了」，這樣的語句不斷傳到一個鐘頭前左右就停止，現在音訊杳然。

紫在臉書私訊裡對我說：「他不會來了。」我沒有睡意，便陪她聊天解悶。

過了約兩個鐘頭，我們累積了一整串毫無口德的對話，並隔著螢幕一起笑得花枝亂顫時，紫突然丟了一句：「他來了！」「什麼！」「他傳訊過來說他就在房門口，問我願不願意開門……」然後就從臉書上消失。

此刻的紫，必然是全速跑向房門，一打開，看見確實是他，便撲在他懷裡，緊抱著這個以為失去了的人放聲大哭，像是被遺棄復又拾回的、不知如何單獨生存的幼獸。

我往書櫃伸手，抓到了透明袋膜的邊角，將它連同內裡裝著的書一起拖出來；宛如在異鄉的岔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旅人，將拐杖立起並任其頹倒、指出方向的占卜那樣，我生平第一次主動為自己作了書占：翻開外表煙黃焦黑的書，輔一揭頁，細小的黑炭和某種木頭變質的異味，便罩住了我整個頭臉；反射性閉上雙眼再睜開，手指和眼光皆停留在全黑的書頁上，上頭只印有一行字。我立刻看向窗外，天色已呈暗紫，將明而未明；紫所在的城市天空，和我的看來是一樣的嗎？

再一下，再等一下下，天馬上就要亮了。

※

「地獄在後頭追趕，我們終於轉身，伸出微弱的手抓住那條繩索。」